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張莊僖文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范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張莊僖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張莊僖文集五卷明張永明撰永明字鍾城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卒謚莊僖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原本分六集以禮樂射御書數為目禮集為誥命祭文贊誄碑誌之類樂集射集

皆南垣諫草其為南京給事中時所作御集
書集為中州疏畧及部院彈奏事數集為家
訓語錄襍著詩文而附以外紀二篇其編次
標目皆為庸陋今刪去禮集編為五卷其文
平實質樸不尚雕華而多有用之言其為給
事中時劾嚴嵩交通郭勛朋比漁利聞者震
悚為河南巡撫時伊王典樸肆虐一方勢橫
甚所司稍撓之輒中以酖莫敢誰何永明亦

抗疏劾奏卒伸國法其氣節有足多者則發
為文章固與無物之言異矣乾隆四十四年

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張莊僖文集卷一

明 張永明 撰

姦邪大臣背恩附黨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姦邪大臣背恩附黨乞奮乾斷以昭國法以正人心事臣竊惟人臣事君之道猶事夫也矢心對越精一無貳內無私慮外無私交日惟恪恭以勤乃職猶恐智能淺劣無所裨補以仰

答恩造若復懷奸肆欺互相朋比以崇長其陰私豈惟
臣道之缺實上乖天常下亂人紀罪莫大焉者也茲者
郭勛滔天之惡逾於四兇仰賴聖明昭鑒窮治其罪歡
呼之聲遐邇傾動莫不舉手加額慶明威之震曜如雷
霆也天下幸甚然武人獷悍亮悖由來久矣若夫縉紳
之臣習服聖賢之訓而猶不聞君臣之義顧有陽効恭
順陰肆矯誣為私黨之附此尤非臣所敢知也竊照禮
部尚書嚴嵩受皇上殊眷崇階峻秩恩寵逾涯苟圖報

稱雖捐軀恐不逮也迺與郭勛陰相交納大肆姦欺密請造以為歡締聲勢以為固至如互分邊帥之金而相悅以利偏剋軍士之資而相蒙以私大蠹兵政以生戎心勲戚家奴代造第宅嵩常被論而自辯孫濬非郭勛之私人矣濬今首稱嵩復何解耶無日不造勛第情好尤密縱妻赴飲其家路人所知嵩之附勛又表表彰灼者也臣聞之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無禮如勛者不能逐之已為罪矣况親昵之乎又聞人臣之

義無私交苟非公義泛有所交且不可況悖逆之臣而可與之交納乎在小臣且不敢況受恩深重如嵩者而可二三其心乎再照嚴嵩近又具疏自劾是不惟假此以掩罪而又援此以賣直肺肝如見其將誰欺夫嚴嵩與勛其居甚密其跡甚親縱不軌之謀隱祕難知若其咆哮恣橫驚逆貪饕其誰不切齒且亦嘗經論列矣然嵩不言於虐焰方熾之時而顧言之於蹤跡既敗之後附其勢以為利又尾其敗而因以為功此尤見其險詐

陰賊反覆無恒之甚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自有載籍以來未聞小人而能成功者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從古小人易售其欺而君子弗究於用何哉蓋儉險之夫習為欺罔多便利快順之可喜而端方重厚之臣上下陰有賴焉者多以其悃悞無華而忽之耳才德之辯君子小人之進退惟皇上深留睿察天下幸甚臣再維嵩與助比附之故有二焉一則其嗜利蔑義之臭味相同一則其竊

位固寵之聲勢相倚夫嗜利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衆則奉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持衡然亟反之以歸於正其機甚微而世道登降之由於此焉決今聖君當極正臣子殫心翼戴之昌遇嵩乃敢怙終罔悛陰相朋比以自厚其私圖是豈所以報主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何式文臣如此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乞將嚴嵩速賜罷黜為人臣忘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邪之黨明臣子之義國法大彰士

風聿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覩矣臣待罪南科已歷數月每憤諸臣深負上恩無以贊成睿志今元兇幸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姦以溷聖明若畏避權貴不敢指斥為循默保身之計則不忠不直臣罪不容於死矣又何諸臣之憤為哉仰恃聖明敷瀝冒陳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緣係姦邪大臣背恩附黨乞奮乾斷以昭國法以正人心事理具本專差辦事吏杜文陽齎捧謹具

奏聞

貪污匪人久玷清班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貪污匪人久玷清班大壞風教事臣竊惟臣道之多闕由士習之弗端而士習之弗端則師道之不立實啟之古云養士莫大乎太學蓋羣天下之髦士而萃之責以陶鑄且為四方風教之表倡任莫大焉者也伏照南京國子監祭酒龔某素行庸劣士林不齒叨任成均汚濫尤甚窮饕餮之慾蔑廉恥之心饌米膳銀巧立名以侵剋撥差撥歷惟視

貨以偏私監生罰曠者與未背監規者因而扣支似有
名矣不知無曠與將撥者類多不給米肉何耶項元等
四名出銀四百八十兩假起號舍之名以文飾似矣不
知機戶武曙與同鄉鄭金之超撥又何耶瞿塘戲坐師
席褻嫚甚矣納綾絹各四十疋而苟容孫繼科冒引回
籍與周重同罪矣餽銀三十兩而獨免受堵禧金首飾
三副縱其集班之時嬉舞謾罵於講堂徒詭言彼方樨
年而不加訶禁此六館諸生之私指笑議者也勒王慎

初銀四十兩致其撥出之後狂叫忿詈於私衙徒託言
彼有心疾而不敢詰問此又遠近之所駭聞者也家僮
容其乞差閑有家之義何居門子縱其通賄通政司之
狀可據鄒來朋金盂銀段之贄累數百金周乾魚果雜
物之餽亦且數扛凡此者蓋又不止為今日取悅之地
而他日夤緣覆露之階且將於是託始也兼之賦性躁
妄處事乖違亡家理而徧建旁舍荷校列國學之門失
庫銀而私拷東廂威脅隕無辜之命大體之隳所存幾

何官常之越肆然無忌况司府公事之私屬素聞閩省夫價過關之多索顯播官衢其他卑鄙之行蓋有臣恥言之而某不恥為之者矣夫朝廷養賢之地不聞絃誦之聲而惟肆虐於刑威不聞禮義之訓而惟征取乎貨賄不聞諸生之衍衍樂業而惟致其羣然以誹議則汚名器蠹士風豈特師道之不立已哉再思某常魁多士矣今為太學師循其資階將或任台衡贊化理夫其魁多士也則後進者企而慕焉其率悖淫之風而煽導之

也易為太學師則模不模範不範士習日以替潰而入
穀率者無真材將或任台衡而贊化理則徇私滅公訓
邪播惡其為害愈漫濫不可救此臣不敢不為陛下言
之也夫言人之惡屢列章牘臣自失敦厚之體然使姦
慝日滋無所禁戢臣又何以勉供微職以仰助皇上精
明之治哉伏乞早賜乾斷將龔某罷黜別求名儒以充
斯任庶菁莪撲棷之化所助為不小矣干瀆天威無任
隕越俟命之至緣係貪污匪人久玷清班大壞風教事

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吳學齋捧謹具奏聞

乞黜不職撫臣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乞黜不職撫臣以
慎固邊防事臣惟國家各邊重鎮既設將官復設巡撫
都御史蓋欲文武兼濟以仁義教化之用而成殺伐果
敢之功其為任至重大也況大同一鎮內拱都城外制
塞北而又反側甫平軍情未固視之他鎮更為重大為
巡撫者必其忠誠足以化服頑暴德望足以興起敬畏

才術足以建立事功而又軍情畢照處置有方軍機諸
練設施中節夫然後反側帖安狙詐不作使軍威振而安
攘之業成也臣訪得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某人品素卑才識尤劣貪濫之聲顯著立身之節久隳
節經給事中曾鈞周采御史王獻芝符驗先後論劾皆
有指實臣不敢復掇拾以瀆聖聽姑即其在大同不職
之狀為陛下陳之大同之兵驕惰失馭操練曠弛總兵
官周尚文到任首罷私門占役之卒衆服其公遂皆還

操聽命為趙某者當同心振作庶幾人懷自新而一軍之政舉矣顧乃一籌莫展鬪茸柔邪返忌周尚文聲名出已之右巧言中傷搖惑衆志見其操則詭曰操胡不已也見其役則又詭曰役胡不罷也不恤事體之宜專以煦煦之私市恩嫁怨周尚文憤其所為自恃素守廉介乃又執趙某之短以號於衆曰貪黷而隳官守培剋而負軍士者明神殛之夫使一軍之士不聞忠義勇敢之訓而習窺其傾危貪鄙之私今幸廟謨宏遠北鄙無

忠萬一有警臣知趙錦之債事必有甚於龍大有者臣
愚以為論之於衎成罪稔之日孰若去之於事變未極
之時猶冀有善其後者之為幸也臣嘗謂邊方巡撫才
苟稱任則雖素行可議皆當棄短取長以觀其後獨如
某者本末皆無可觀負乘足以致寇此誠首當罷黜以
勵臣工者也乞勅該部訪查如果臣言不謬乞將趙錦
罷黜速推素諳軍事才望大臣一員往代其任仍乞天
語警諭周尚文務在益敦晚節毋廢前功或有疎虞必

罪不宥庶幾用舍適宜人知奮勵邊務其修舉矣緣係
乞黜不職撫臣以慎固邊防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
吏鄭隆齋捧謹具奏聞

東宮禮儀疏

南京禮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東
宮禮儀事臣聞漢臣賈誼謂太子為天下之本而惓惓以
預養為言伏惟皇上聖明天縱啟佑中興父堯子舜一德
相承固有不待於預教者然易曰童蒙吉又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夫當純一未滿之初而能輔之以聖賢禮義之教則真性融而情竇不妄見聞正而左右嬖近無所惑也所謂自貽哲命其端在此臣愚以為就傳講學之義實東宮今日之急務矣謹陳所見五事惟聖明採擇焉緣係東宮禮儀事理為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吏鄭隆齋捧謹具奏聞

一曰適冠服之宜以待年臣按大明集禮皇太子冠禮云皇太子加元服參用周文王成王冠禮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其冠服用九旒冕若東宮出閣講

學皆年八歲夫八歲則是未加元服也今東宮出閣未及冠期臣愚竊欲乞令禮官議用便服以從安適俟年十二以上可行冠禮庶講學不至過時而於禮意似亦未失也伏乞裁擇

二曰隆君父之禮以始教臣聞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蓋尊無二上皇太子雖曰天下之本而於皇上則臣子也臣愚以為出閣講學之後宜習宮庭朝參之禮至於臨見羣臣參決機務等事一切教之

避讓使知君父猶天之尊不敢有少抗也則孝敬之心興而君道之大本立矣伏乞裁擇

三曰省儀文之繁以勤學臣聞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與章句有異况皇太子初出講學若儀文太繁拘迫太驟豈能使之樂學而不倦哉臣愚乞命禮官詳定禮文務從簡便宜令講讀儒臣與賓禮耆耄更番陪侍隨事納忠不必盡拘講筵之禮則精神意氣日進日倍而聖學有實功矣伏乞裁擇

四曰賓耄老之臣以讓齒臣按大明集禮大本堂受
賀圖三師賓客諭德拜位在左西向皇太子立位在右
東向其贊禮引禮者皆南北相向此國初所定蓋猶
冲年之禮也其後遇大朝賀皇太子常服陞座三師
賓客諭德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
禮唱鞠躬四拜皇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禮畢而
出臣聞古之元子皆齒於學所以教讓也皇祖制禮
意本諸此臣愚以為東宮官屬莫非人臣似不可以

當答拜之禮欲乞命禮官會同吏部集議延聘德望素著致仕大臣年八十或七十以上者數人賦之廩餼決不復令授官任事但取其體貌老成儀度莊重足為皇太子賓禮使之入侍左右蓋致仕乃事外之臣年老無官守之寄優之拜禮稍似相宜伏乞裁擇五曰慎官屬之選以求賢臣聞永樂洪熙年間仁宗宣宗在東宮時既冠之後皆嘗監國視事故用詹事府主簿錄事同春坊司直郎清紀郎司諫分為六科

以掌啟奏其後憲宗孝宗出閣時年皆八九歲不
理庶務故止設詹事少詹事庶子諭德中允贊善
諸臣而司直郎等官皆缺臣愚以為今日皇太子
猶冲年也官足講學可矣其餘員缺不必盡補宜
漸次精選學行俱優之士儲之翰林察果德業修
舉不負作養者以漸推補庶幾官必得人而一時
更改冒進之弊又少革也伏乞裁擇

重操江疏

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奏為
陳愚見重操江以固祖宗根本重地事仰惟我太祖肇基
南京成祖定鼎京師南北並峙一統之盛古無及矣南京為
根本之地設官列職皆仍其舊而所恃為金湯之固者則在
江防故提督操江之任既以勲貴大臣領之又以總憲文
臣都御史兼之其慎重立法之意可知矣蓋江防之守責
在軍衛而盜賊之起雜出民間武職大臣便於專臨軍職
而都御史得以兼轄有司振肅威令其任為尤重也近因

承平日久江防漸疎若不及時嚴加申飭待有事議之亦既晚矣此臣等以為操江之重不得不急也所以重之者有四曰正體統兼節制專信地謹墩臺四者備江防之政舉矣何謂正體統舊規水軍操練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每季臨江閱視與提督操江文武大臣序坐行事先儘守備參贊坐訖其操江大臣如武臣係侯伯則侯伯坐左都御史坐右係都督則都御史坐左都督坐右行之已久至嘉靖十八年五月閱操因提督操江都御史簡霄有病未來

誠意伯劉瑜與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爭論坐次輒至罷操
該守備等官徐鵬舉等論瑜忿爭紊亂舊規具奏該兵部
尚書張瓚題覆內開查得京營提督大臣下操各營坐營
官亦多侯伯並無同坐之規况兩京對待事體相同等因奉
聖旨是劉瑜不聽提督官節制敢肆忿爭輒廢操練好生
驕恣本當重治并簡霄都從輕着革任閑住坐次照京營
事體不許僭紊欽此備行操江衙門欽遵施行緣提督操
江侯伯都御史俱係大臣領勅專任提督正與京營提督

文武大臣事體相當在京坐營乃提督屬官耳固未聞有都御史坐營者亦未聞坐營官有專勅也南京守備操江均之為提督即如提督團營有太監侯伯尚書等官共事而皆不相統攝況南京守備職司機務其於江操不過臨時閱視雖係提督猶非專職今乃以提督操江大臣比之坐營等官瓚所議擬蓋未審詳故欠明白且操江欽奉勅書內開事有應與內外守備參贊官計議者仍會議停當而行既曰會議則是體統相同非其屬官明矣誠如瓚議

則為屬官是以提督而屬之提督不惟於領勅都御史體
統有碍而在領勅侯伯亦所不安遂致近來每遇閱操都
御史則先期出巡迴避其守備參贊操江武臣等官亦各
勉強了事情意俱不相浹是皆璣之不審致然也夫江防
事體重大臨操閱視一應機務正守備參贊操江所當同
心講畫之次序坐舊規似不可廢若得查議照舊使之各
全其尊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所謂正體統者此也何謂
兼節制南京京衛俱屬南京兵部而沿江一帶軍衛則屬

操江所以專統屬重江防也照得新江口浦子口二營俱在江上南北截流相望此誠犄角之勢江防之要害矣然新江口近在城外則屬操江而浦子口遠在江北反屬兵部操江節制但行於新江營而不行於浦口營形勢相依事權不屬萬一江上有事則新江口有孤立無援之勢而浦子口得坐觀推避之安設險制勝之道顧如是耶且浦子口有應天等伍衛并作一營名雖京衛實在江北兵部點操歲不一及習成怠廢驕惰日深將為無用之兵若得并隸操

江聽其節制則不時巡歷操練所不敢廢或遇有事調遣亦不敢違況與新江口相為應援共守江防正以共守京城也此誠歸一事體可收實用查得先任操江都御史簡霄曾經奏行南京兵部等衙門覆議不知因何停寢臣等竊謂當查簡霄所奏着實議行令浦子口額屬京衛則仍其舊而節制調遣悉屬操江或量撥操船該營分領則南北相望臂指相依令行勢重而兵強矣所謂兼節制者此也何謂專信地照得江防地方上至九江下至淮揚蘇松相

沿數千里皆其信地欲使一一寧謐非巡歷之勤節鎮之專
不可得也如大江形勢上則安慶下則鎮江尤為要害二
處較之則下江尤急蓋鎮江以下即為海洋常州之靖江
江陰蘇州之崇明太倉松江之上海揚州之通泰咸濱焉
窮沙僻島鹽徒負險窺伺竊發無歲無之使不備之有素
鮮不倡亂如近年秦璠王艮之徒是已使當先有重臣不
時出巡專鎮其地豫為隄防何至有興兵動衆之費如此
哉臣等以為操江都御史當於鎮江久住安慶次之再照

鎮江見有總兵官湯慶住劄慶以武臣居臨軍衛有司之間事體已多不便近該御史舒汀劾其贓濫奉有明旨革去都督仍留管事臣等以為慶貪勇人也用之於有事責其成一時之功則可置之於無事望其消未然之害則不可既削其職而不奪其權使之鬱鬱怨望於大江之濱恐非所宜且慶自不安其位尚何望其有為莫如革去或留別用其鎮江等府一以操江鎮之而又提督巡江兵備等官協心整飭亦既足矣如此不惟軍民樂有所統而供費亦有

所紓官不必添而軍政自舉所謂專信地者此也何謂謹墩
臺照得江洋上下九江至蘇州地勢延袤江汊逶迤盜賊之
出沒無常勦捕之應援莫及故十里設烟墩一座每墩設軍
快數人備之萑葦立之旗號據其高阜常川瞭望有事則
量其事勢以為傳報使行旅有賴疆圉無虞此固斥堠之
制為江防之耳目也近因無事日久廢弛不修臺址僅存
無軍看守雖有巡邏官軍然隨船在江前後相遠即有緩
急耳目無見彼此如不相關此豈連屬不可犯之勢哉皆

由沿江各地方所管官司不一又無專官查理是以遠近軍衛有司恬不為意而江防良法將盡廢矣此誠不可因其無事而遂忽者蓋墩臺一修軍有常守遇有倣急大則舉火燒烟飛報接境使知預備以為疆圉之固小則鳴金吹號儆勵一方便相防救以為商旅之便是江防小大所深賴者莫此為要然非屬重臣總之鮮不視為細務臣等以為必得操江都御史加意查督整飭嚴防各該地方衙門時加修葺季報操江驗其修廢以行勸懲期在必舉則事

權歸一人人所重江防備禦之計煥然一新而姦雄窺伺之心自然默奪矣所謂謹墩臺者此也以上四事皆臣等待罪南科懼無補報日夜思惟及咨訪衆見皆以為頗切江防者芹曝之効不容自己謹撫拾上千天聽如蒙采納乞勅兵部再加議擬上請備行南京守備操江等衙門遵守施行亦久安長治之一助也愚瞽之言不知是否臣等無任昧死隕越之至緣係陳愚見重操江以固祖宗根本重地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周文元齎捧謹具奏聞

旱災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奏為地方異常旱災乞
豫防以固邦本事節准南京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先准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又准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
手本俱為禱雨事內開南京自四月不雨至於六月旱氣
亢甚秋苗枯槁農事失望備行南京各該衙門及應天府
合屬有司同心齋戒照例於各宮觀行香祈禱等因到科
臣等訪得今歲之旱自大江以南至於閩廣勢甚濶遠誠

有非常比者伏聞災不虛生緣政而起聖明在上舉無失
政是皆臣等南方庶官奉職乖舛以致上干天和甘霖愆
候節經祈禱近雖得雨尚未周遍况已迫秋期後時無
濟除臣等痛加修省外竊惟有備無患古昔盛治之世
未嘗無水旱而卒不為災者人事修而防患豫也即今
旱勢已成秋收無望米價騰貴待民饑莩流離而後議
之則既晚矣臣等謹集衆思講求所以弭災防患之道
列為五事伏乞勅下該衙門詳議可否上請施行萬一

小補地方幸甚緣係地方異常旱災乞豫防以固邦本
事理為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吏吳鵬齋捧謹具奏聞
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有言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唯逸豫唯以亂民故官者為民
而立者也今天降旱災民庶艱食孟子曰受人之牛
羊為之牧而立視其死臣等誠何所逃罪哉照得南
京國家鴻業肇基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
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維邑第留都既

與各省不同各衙門俱於撫按無屬事權不一力敵
勢分又有府廩內臣公侯勲貴均受有地方之寄者
故或倚法以朘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卒行戶有
和買之擾十不償五坊廂有供具之費月無虛旬宴
席太豐儀文太侈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
也乞勅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
飭修省查議裁禁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為則至於在
外郡縣於民尤親利害尤切有不得人其貽患播惡

殆不止於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
察訪其有貪污酷虐罷輒無能不勝任者許不時論
劾議擬降黜再乞申勅吏部加意受災地方遇有正
官員缺即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嚴
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

二曰節省民力竊照江南財賦甲於天下而江南
民困甚於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征
無名之斂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徵銀在

官謂有書冊事例而營辦支應重複擾民經過使
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餽贈驛遞關文之冒濫船
陸夫馬之騷繹無非取諸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
之奉謂之天字下程增秤耗紙贖之科謂之徵輸
常制推剥多端繭絲殆盡是以豪猾則投匿欺隱
貧弱則獨累攤賠遂至拖欠正供重厘部使催督
愈嚴逋逃愈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
軍匠正役外有內府各監局并工部匠役有內府

各庫藏并外關司鋪戶人夫曰夫差有輪年里甲徵銀上櫃支應曰櫃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於多門經用苦於無制是二縣之民窮又甚焉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於事情之僻遠弊蠹之隱微其所未知多矣若不及今急為疏滌興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乞勅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工二部通將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二簋可用

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愚
昧以為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當事之
臣所宜悉心體國毋泥繁文毋避嫌怨要在修舉
舊制剋革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臣等不
勝惓惓

三曰博舉荒政嘗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
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
饑民有可生之路蘇軾曰熙寧之救荒費多而無

益者以救之遲故也然則得人而待之豫其猶庶幾乎臣等考得宋臣趙抃之賑越也先期詢屬縣之詳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儆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咨詢周詳先事為備抃之所以為善也乞勅戶部詳博議擬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備行各屬依倣前法審計豫待其有事勢迫切民命急在旦夕者許所司便

宜賑卹毋得拘泥文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悞事
庶有及時之益然今災旱地方闊遠兼以江南屢
歲未豐舊儲匱乏非賴皇上浩蕩異恩厚加賑恤
斯民不易存活除各該有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
查勘議擬題請外照得南京城坊之民尤為四方
根本乞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查將堪動倉糧量
行官糶一二萬石使貧難下戶各止糶買五斗以
上一石以下少濟目前庶米價不致騰貴其糶本

即歸本部候熟買補似亦兩便秋冬以後舊穀且盡民歉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惠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請施行至於煮粥救饑古人雖嘗行之然粥食久頓則難用民聚蒸鬱則病生似非良法乞勅所司詳擇酌議施行

四曰責任撫臣竊照江南應天蘇松徽寧十一府州兼帶嘉湖二府物衆地大孽芽易生而直隸地方無布按二司之統轄無分巡分守之專寄所賴

以撫治者巡撫都御史也查得景泰年間巡撫侍郎李敏以撫內多事建請添設大臣一員分巡督理其後兼為一員事繁勢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况遷轉既速則雖雅志有為乍到地方咨詢未悉迨其諳習則除書已下矣且南畿近因先任巡撫都御史歐陽鐸志欲裕民改為新法然事不法古條令繁多民不安習後任撫臣屢嘗通變宜民而皆不久陞任未底畫一前後文移不同

吏愈得緣為姦今照巡撫都御史丁汝夔新任未
久民情土俗日漸諳練當茲旱災似宜久於委任
以責成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撫臣熊檠則以大
理寺卿在任周忱則以侍郎繼陞尚書在任李敏
則以侍郎在任乞勅吏部查照近年題准事例各
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應論擢者疏
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成
然後遷任此尤圖治之要弭患之先務也

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冰至故事勢有積習
之漸而聖人貴未然之防今亢旱已極饑饉必至
饑饉至而無以紓之則攘奪作攘奪作而無以禁
之則盜賊行矣是不可以不早計也乞勅都察院
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屬軍衛有司務在誠切撫
諭使民感恩安業不思他變而又慎守關隘以詰
姦慝善撫流民以防潰散嚴禁攘搶以銷邪謀庶
幾民得安堵再照南京江防事體尤為重大而承

平日久法禁弛怠容臣等再加詳訪另具奏奪外
仍乞先行操江巡撫衙門慎重江防倍加隄備庶
幾姦竊不萌而地方以寧謐矣

乞黜恣肆大臣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乞黜恣肆大臣以
蘇民困事臣惟年來有司驛遞衙門疲困已甚屢經言
官建明該部集議又蒙皇上特載詔條顯示寬恤此人
臣所宜欽遵也而乃有恣肆騷擾不知檢戢之臣使陞

下之德意不宣疲民之奔命日亟臣愚以為違令若此不加黜罰則人不知懼將來疲困之民不知其所底極也臣敢以道路咨詢之真者為陛下陳之臣訪得原任南京太僕寺卿今陞光祿寺卿王某遷官赴任行李多至一百一十扛先發四十扛分從蒙城亳州至潼關入陝赴某原籍後發七十扛分作三運隨某赴任每一重扛用人夫三名輕扛用人夫二名而又某及家口乘坐八人大轎三乘每乘人夫二班共一十六名四人大轎

四乘每乘用人夫六名羸駝轎二乘幫轎人夫共八名
詳照某之一行除伴僕男女騎坐馬羸數多未計外實
用轎夫共八十名皂隸一十六名扛夫兩路共二百四
十餘名每夫一名日行兩站工銀一錢二分是某一日
共費差銀四十餘兩自南京到任與入陝西兩路皆幾
三千里糜費差銀不下千兩臣聞君子寧亡己之財而
不忍傷民之力某亦一人之身耳自奉幾何而恣肆至
此臣嘗往來山東南直隸地方見鄒滕徐沛之間昔之

村舍今逃為墟昔之壤田今鞠為莽詢之皆謂民疲於力役所致人臣荷國厚恩叨享祿位當戚然動心思所以還定而安集之某乃忍於為暴其志行可知矣臣歷訪某在滁州偷惰無為卑鄙自棄亟取馬科之贓贖多收地方之土宜他未聞其有善政也某自行人厯任給事中府丞以至卿寺曾無一日之勞在民而叨冒至此實過其分氣盈意驕蓋無復有可大用之實者矣乞勅該部查訪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王某速賜罷黜仍行該

部轉行各該有司驛遞衙門申明欽禁如有仍前恣肆
擾害人員許指名申詳該管撫按等官查覆論劾庶幾
人心知警清約成風民疲其少蘇矣緣係乞黜恣肆大
臣以蘇民困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鄭隆齋捧謹
具奏聞

申明欽禁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申明欽禁塞冗役
以安根本重地事竊照南京為祖宗根本重地各衛官

軍之設正以藩衛根本非以供私役也故存恤有條私役有禁律例之載亦既詳矣其內外守備五府參贊監局各衙門供役人員各有額數一名不得多占因承平日久漸壞舊法府廩監局各衙門夤緣添役騷害地方以致偏累貧軍逃亡將半嘉靖十年該南京兵科給事中何祉奏乞查革兵部覆題奉皇上聖旨是准議行還着南京都察院出給榜文曉諭其各衙門務要着實舉行以除宿弊有違的科道官指名奏來處治不饒欽此

欽遵該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遵將各衙門原額應役人數照舊存留外其餘濫役備行查革故一時軍伍稍得息肩地方亦免騷害人人稱快皆荷皇上重本存恤之恩也近該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丘得題稱本衙門公用人役近年一槩革去公廨一空更無一人供役乞要加添軍丁九十名前來供役等因奉聖旨准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該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備行到臣遵奉約期會選前項軍丁間查得守備衙門官校直廳

寫本書辦軍伴等項俱係官軍每守備一員見有五十
餘名各在供役不缺丘得前奏已屬欺隱又據南京龍
江右等衛指揮等官余泰等呈稱各衛所軍人差繁人
少逃亡過半軍伍日虛間有餘丁俱各見有運糧操備
當派修倉夜巡軍斗及領造黃快船隻各項雜差每衛
多者七八千名少者不下三四千名正軍不足俱以餘
丁湊補並無一丁閒空乞要分豁等情看得各衛軍人
已甚繁苦一聞丘得所奏莫不駭然驚惶必欲選取以

足前數則騷擾牽連弊無紀極且着役者一丁貼役者常五六丁科擾之害徧及衛所貼役之費悉歸官囊假公營私徒資騙局有力者得以倚勢為姦貧困者不至於激竄逃亡之盡不已也况近年查革之例非止守備衙門五府外守備參贊監局各衙門皆事同一體今使丘得之奏一行則各衙門皆將比例奏擾無已此又勢所必至者也縱使軍伍充實尚且不堪况當逃亡窮困之秋而復倡此額外加役之擾此弊源之不可以不塞

者也臣伏覩皇上前旨許科道官指名奏來竊見丘得實屬欺隱臣係言官不敢終默為此冒死上陳伏乞乾斷將丘得重加懲治以為欺隱生事之戒仍勅兵部行南京兵部照前欽定查革事例一名不許多占則有以安軍士之心奠根本之地而地方永受無事之福矣臣不勝戰慄之至緣係申明欽禁塞冗役以安根本重地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官閔日曙齎捧謹具奏聞

乞點不法大臣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奏為乞黜不法大臣以肅邦憲以昭聖治事臣等竊惟今之刑部尚書即古司寇以詰姦慝以刑暴亂任至重也况南京根本重地刑獄大小獨一南京刑部主之官尊勢重非若各省問刑衙門有轉詳以窮覆訊有撫按以司稽察者比而又上違九重頗遠即有冤愬不易上聞故為南京刑部尚書者必聰明正直忠愛誠篤而猶恐其有遺照也矧以陰邪狠愎恣無忌憚之人居之乎照得南京刑部尚書

顧某早竊虛名原乏治心之學晚緣起用忍為肆志之
姦不畏公非敢違國典倚威權而濟叻憤假刑法以充
私囊縱子害人以官為市鄉郡之通賕甚捷京城之胥
怨實多敢即聞見之一二為陛下陳之臣等始至南京
聞人語曰南京六部今止有五謂刑部由顧某壞之也
此皆憤痛之詞臣等初聞猶未敢信及後歷訪誠有如
人言者夫敗倫傷化有人心者皆知惡之富民李迪因
姦逼死弟婦某則受銀三百餘兩乃脫重罪止問不應

此何法也殘刑酷罰犯官箴者咸在不赦儀真守備指
揮路正無故勘死軍人某則受寶賄百餘乃強司官翻
案故出此何律也其枉法鬻獄有如此者城南濠隍隙
地係禁所也乃私占之日收民間牧馬之錢永康侯徐
源賜田係恤典也乃挾買之私取居民佃住之值其冒
禁亂紀有如此者令家人顧榮包攬常州府二硃料價
三千餘兩侵欺入己見被追提承上命採取大木刻花
板計數百餘其黷貨無厭有如此者賄賂既通雖小事

而畢行關節不到縱深寃而莫辨他如迫取鋪行之貨
物謀奪便業之腴田營利及於蘇常貽害徧於閭巷其
肆欲妄行有如此者其餘細故難以悉陳是已為姦慝
何以詰人之姦慝身恣暴亂何以刑人之暴亂乎故南
京人士見其考滿則喜其去聞其復任則畏其來見其
子顧某之死則謠其偕死蓋怨深毒積民惡之之甚有
如此耳若某者雖卑官末品尚不可一朝居而况尚書
之崇階司刑之重職哉臣等待罪言官義不容默故敢

冒干天聽至此伏望皇上軫念重地俯恤民情乞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速加罷黜別推廉明大臣以代此任則不法之臣知戒刑措之化無壅民怨可平邦本益固矣緣係乞黜不法大臣以肅邦憲以昭聖治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馬儒齋捧謹具奏聞

張莊僖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張莊僖文集卷二

明 張永明 撰

修理冊庫疏

南京戶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題為
修理冊庫慎重圖籍事臣等仰惟國家歷年黃冊皆藏
南京後湖地禁而人莫能窺令嚴而衆不敢犯所以鞏
皇圖重民數立法之善蓋古未之前聞也臣等各准奉

本衙門關筭署管後湖黃冊遵照舊規到湖查理間看得遞輪黃冊每十年蓋造冊庫叁拾間架放冊籍相承日久而自洪武至今百八十年臣等節據看守庫匠陳鉞等連名呈稱年遠各庫或已梁柱朽爛或已簷廡欹斜或已牆垣崩損如永樂十年等年南庫等庫則有壹間全架倒塌者上雨旁風無所蓋蔽所宜急行修理等因到臣等除已親行看視隨行南京工部已經該部委官主事黎材帶同匠作過湖料計逐漸修理外切照前

項冊庫建造既已年深材木自難久固矧以湖氣加侵
人煙隔遠又每庫皆叁拾間連屬頗曠壹木偶蠹則牽
及一間一間偶壞則牽及一庫節據南京工部只於已
壞去處料計修理而新朽不齊傾圯愈速每每隨修隨
壞東撐西柱迄無完功臣等竊聞不一勞者不永逸若
今冊庫除新造未久及年久尚堪修葺各庫照常外其
傾塌已甚如永樂拾年南庫等庫若非撤舊更新終非
持久大計况每拾年壹庫架陸萬餘本萬一全庫倒塌

冊籍浩繁何從安頓是不可以不遠慮也臣等竊欲乞
勅工部轉行南京工部議將已壞各庫從新蓋造庶舊
材猶有可用近功可為遠圖實為便益再照前項工程
頗為繁重動支該部錢糧或有不足應與議處臣等又
查得本湖遞年解到各處改正黃冊贖罪銀兩見貯應
天府庫除存遞年本湖查冊各項公用外相應量議動
支協濟庶財用有經工程易完冊籍其永賴矣緣係修
理冊庫慎重圖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辦事

馬儒齋捧謹題請旨

慎簡儒臣疏

南京禮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
乞慎簡儒臣以光聖治事臣伏見邸報今秋邊臣奮勇
北敵挫衄而又二三儒臣行私交利污壞制科皆蒙陞
下俯聽言官論劾治罪仰見陛下神明之治文事武備
綜核修舉海內莫不嚮風承德自古帝王中興之業未
有如陛下今日之盛者也臣惟儒者之業本以仁義道

德上佐人主興道致治中和位育與天地參今乃有恣肆貪鄙如所罪斥諸臣上負君父之恩下愧詩書之教臣竊傷之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天下之大豈遂無賢儒哉惟朝廷加意於養賢之地以徐察其善否而進退之也宋臣程顥言於其君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今館閣清選止於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

成己之德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
善臣願陛下追察程顥之言益致養賢之實乞自今後
翰林之選不必限於甲第凡中外公論推薦及巖穴之
賢惟其德業充備者遠覽旁招務破常格隨其年資或
量授以署職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凡有制令則試之
詳定而又臨之以侍從大臣不必督以課藝惟察其才
識之大小行能之高下而已積以累考人品益分然後
吏部從之以銓擢之法或存留供職或量改別任惟其

才之所宜而處焉則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浮薄虛文之
習遠而仁義忠信之風行矣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有俊心夫翰林之臣其竭忠效勞以報君父者惟在
勸講然經筵禮文自古繁密程顥弟頤嘗曰講讀數行
羣臣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雖彌年積歲
所益幾何臣愚以為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
易通其忠誠與否尤易灼見欲乞陛下暫令儒臣日輪
一員分番內直每當聖躬康適之時內殿燕閒之頃隨

意所及或召賜之面對或命以經義退具奏章不獨闡
明道義至於人情物態閭里欣戚皆得敷陳以陛下聖
神作之君師諸臣從容觀感長益必多陛下得以悉知
其才否而用舍之庶幾賢儒有以自見而不肖者不得
以倖容矣昔傳說告高宗曰惟黷學半念終始曲于學
厥德修罔覺陛下聖德光乎堯舜高宗有不足為曲學
之益作人之盛臣不勝為今日願之夫儒臣者輔相之
儲將有佐治贊化之責者也視諸百官所繫獨重故臣

犬馬之懷不能自己伏乞聖明俯賜採納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緣係乞慎簡儒臣以先聖治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鄭隆齋捧謹具奏聞

慎考察疏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奏為慎考察以重人才事竊惟我國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猶慮任或匪人乃觀其會通立為考察之法其樞機周密法度精詳真萬世不刊之盛典也臣等照得嘉靖貳拾肆年當

考察京官之期成憲具在固無容議但立法雖善而奉
法者容或有不盡焉其何以仰承皇上熙洽之治哉臣
等一得之愚敢僭陳之以備採擇伏讀嘉靖拾柒年詔
書內一款一朝覲三年京官六年考察係朝廷黜陟重
典考黜者不許辯復禁例甚嚴近年考覈不當往往假
借公法擯斥善類甚傷國體大哉皇言真愛惜人才之
至意也臣等以為考察之時挾私傷善如明詔所載者
固當事諸臣所宜深戒以副陛下德意至於去留賢否

惟在得人不必拘以多寡之數近年以來聞有沿襲舊
規拘泥成數甚至分別衙門扣筭多寡必求其人以足
之者茲豈至虛至公之道也哉且臨期舉事各衙門堂
上官既得與聞中間秉公持正固多其人若乃各為門
戶自立恩讎以愛憎為是非以彼此較多寡者或不能
無亦足以亂事權而乖國是尤不可以不戒也凡此皆
當先事申飭庶事體可全而旌別之典昭矣乞勅兩京
吏部都察院及各衙門堂上官必須協心體國不許自

分彼此互有異同如某衙門之官皆賢也則盡留之而不為僭某衙門之官多不肖也則多去之而不為濫毋得誅求細過指摘曖昧又或以不在任者抵數搪塞致拂公論蓋得其人則雖去一人而亦足為衆人之戒一或有差則雖空其羣而去之人愈玩而弗畏也於勸懲何賴焉及照曾經考察人員降謫者猶得改過自新漸次敘用其以不謹等例革職者遂致終身不錄其法甚嚴豈容輕試必須覈實舉事果有顯跡敗露人所共知

者然後及之則留一賢也與國人共留之去一不肖也與國人共去之蕩蕩平平之道蓋如是耳亦惟諸臣留意焉近年以來又有讎怨之家乘機造釁投遞無名榜帖或傳播流言陰壞士夫名節惑亂觀聽傾危之風尤不可長乞先時勅下兩京緝事衙門嚴加緝訪拏獲重治是亦有裨於考察之一事也再照考察之後其降黜者固多不賢然亦有奇偉磊落之才不幸誤罹臯譴其視無所用恥者殆天淵矣若槩以常調待之一遭擯斥

無復殊異之擢亦非所以收跡弛之才全始終之恩也
乞勅吏部凡因考察謫降官員果有痛自刻責勉於為
善操履加飭政績卓異已經保薦者亦許不次擢用至
於留用大小臣工有恃考察既畢敬畏心弛輕犯官箴
改節易行事跡顯著者但經論劾得實仍照考察事例
速行罷黜永不敘用毋為姑息以縱遺姦庶乎人知自
新而賢者不至於終棄官常謹畏而不肖者不得以倖
容矣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臣等為今日願之惟

聖明擇焉緣係慎考察以重人才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鄭隆齋捧謹具奏聞

欽奉聖諭疏

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題為欽奉聖諭事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該南京兵部准兵部咨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題前事內一款一團營原額官軍并去歲新收軍人雖經清查選補中間老弱役占及棍徒遊食投充者尚多不無虛

冒糧賞合無將新舊軍士通行查閱或老弱不堪或將
官役占及棍徒遊食等項投充無益實用者一體查革
役占者退出着伍等因奉欽依備咨南京兵部都察院
等衙門備行臣等欽遵會行各衛各營將操練并各項
差本旗軍舍餘人等姓名年貌造冊前來及調取南京
戶部食糧文冊逐一查對去後隨准南京兵部職方清
吏司手本開稱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大小教場浦
子口新江口神機營原額軍士八萬有餘近來逃亡故

絕數多實在軍人不滿四萬名各營操練軍士止得二萬五千餘名軍伍實為空虛等因到臣等竊惟國家養兵所以壯衛京師以備緩急之用軍士冒濫則耗費糧賞無益於事我皇上明並日月洞燭幽隱首勅兩京差官清查革減此誠除冗節財神武赫然千載一時也臣等敢不仰體聖心痛加釐整然時有機宜弊有微漸不敢不為陛下陳之南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近來軍士逃亡故絕過多見在者不及原額之半中間又多老弱似

宜設法補充其投充人役原亦有數若使一槩查革則
軍伍日益空虛非所以為思患豫防之道也臣等竊擬
欲將各衛軍士備查弘治以來投充數內委果老弱不
堪者盡行革去其精壯者仍留操備以實軍伍再照南
京設立內外守備監局及承襲公侯勲戚等官其跟用
軍牢伴當等軍雖有欽定條例等級名數然法久人玩
中間亦有倚勢多占役使衛有官吏畏威承奉名為幫
貼更番實肆侵漁剝削若不曲為限制則軍人日受其

患害亦非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臣等查得嘉靖二年該兵部題為修武備以圖治安事奉欽依將衛營軍士逐一揀選老弱不堪者即將戶內壯丁替補其精壯空閒者悉送營操練如有權豪勢要及大小頭目人等私役賣放隱占者一一令其退出着伍又查得嘉靖十年該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題為革占役以實營伍事將內外守備監局等衙門役占軍人遵照見行事例逐一查革等因奉聖旨准議行欽此欽遵今清查之際正

法令機會之始伏願皇上俯念南京軍務重大乞勅該部查議申明舊例容臣等將南京各衛營軍士除先年投充棍徒遊食之輩查革外其老弱不堪相應查革者通行南京兵部即將本軍戶內壯丁照名替補其戶無壯丁者即行原籍勾取暫將本軍退換別差應役或通將該戶內精壯餘丁暫役候補若別項差役軍人其中年力精壯者盡行揀選送操不許夤緣脫閒賣放其內外守備監局等衙門跟用軍牢伴當等軍聽臣等逐一

查究俱照見行條例及近日題准事例照額存留其有多餘者革退送營操練仍將存留過軍人姓名數目造冊送該科收照凡遇事故名缺每季終南京兵部委屬官一員會同科道照名僉補不許各衙門擅作威福徑自牌行衛所加添多役各衛所官員亦不許畏勢承奉私自多送故立幫貼月錢更番使用名色如違該部及科道指實參奏如此則減革之中有選擇之意清查之後有禁止之方軍伍可望充實法令愈益嚴明矣緣係

欽奉聖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朱相齎捧謹題請旨

慎擇本兵疏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奏為乞慎擇本兵以審安攘大計事臣等伏見邸報今冬小王子窺我撤備復來擾邊仰賴陛下神謀聖慮既擒叛逆姦細以壞其機牙又治誤事諸大臣罪以正我軍法天威震動寇復北去臣等待罪南垣既不能先時論列防慎幾微

又不能臨事廉捐杼竭忠力俯仰慚負莫知所容竊惟
自有邊患以來羣臣獻議無慮百輩該部採集甚詳臣
等即有所見豈復有賢於羣臣者哉惟乞陛下慎擇本
兵用志一定規為有漸則羣策畢舉而安攘之業成矣
照得兵部尚書員缺衆方仰望謂將必得才望大臣有
賢於毛伯溫者以副陛下簡任及見邸報吏部乃推及
右都御史戴某欽奉明旨陞兵部尚書欽此夫某之不
勝斯任豈逃於陛下之洞察哉特以際急之際恐致缺

人廢事姑就近以試之此帝堯用鯀之仁也不然某之
儉邪不職陛下於其為少卿也嘗斥之矣於其為巡撫
都御史也又斥之矣今之簡任豈陛下之得已哉臣等
查得國家實邊良法實資鹽課自折銀之議起而邊粟
日空自餘鹽之利興而邊課益損某嘗為巡鹽御史矣
惜習弊端加增餘羨以要能聲不顧陰壞邊計某之見
小利而無遠慮如此其不足以籌邊也於茲見矣況其
大節素壞阿附蚩緣因人為利歷任中外噴有煩言臣

等不敢縷舉獨如膏木一事欺君罔人冒功要利其無忌憚之尤著者也給事中胡叔廉曾論及之臣等嘗即某之辯疏考之巧言文過每善牽護獨於指揮徐椿齡等其辭不容掩焉曰椿齡罄將家財四千兩陪補虧欠乃不為之憐憫而返劾之臣亦不可太息邪此某不自覺其真情之發見者也夫前無領銀虛報之失則後無陪補虧欠之罰後有陪補虧欠之罰是領銀虛報者某也代之問罪者椿齡等也某之憐憫太息其愧心之萌

乎不然某刻於用法者也何於椿齡而用情之厚如此
乎舉一事而某之大體可知矣夫某失己者也必不能
正色以定國是偏刻者也必不能公法以服軍心害能
者也必不能虛己以收將材懷欺者也必不能覈實以
課功賞恤小者也必不能開誠布公以用羣策本兵重
任竊恐某之必負託也戎事大機不宜再誤故臣等冒
死為陛下陳之伏乞及今邊警稍安亟將戴某罷黜仍
勅吏部速推才望素著及曾練習邊事大臣數員請旨

簡用不論有無事故俱令忘私徇公疾速之任不許辭
避庶幾中外觀聽一新而制勝之本立矣臣等所謂慎
擇本兵者此也嘗聞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然一陽
來復而天地之氣為之畢應生養長盛莫能遏之故天
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竊詳屢歲邊臣雖嘗
屢有報捷然皆主於防守因其深入而應之未聞有長
驅直擣犁巢穴而掃之者故彼得窺我虛實備東則寇
西既去而復至法所謂縻軍也夫今日戰之與守俱不

可息則住之與行勞費等耳而不早為剪滅之圖殆非也昔裴度辭於其君曰賊滅則還闕有期賊在則朝天無日忠誠之許國蓋如此乞勅內外臣工協謀合算督軍監戰各擇攸司俟時大舉聲東擊西使其疲於奔命而我乃可以得志也我軍一主於戰而不知有其他臣等所謂用志一定而可立致者此也然今邊境蕭條士馬饑困勢分於備多心攜於援寡夫兵者氣也氣之不揚甚矣輒欲大舉剪滅非事勢之難成者歟竊願內外

臣工漸次修舉停役峙儲募勇繕械審地形之便以屯重兵則勢不分而邀擊可行乘敵人之虛以擣巢穴則援不廢而攻圍自解略苛細之文以寬武弁則將不攜而展布易盡寬屯田之法以招農耕則財自阜而轉輸可省至於假重總督以軍法行事之柄使之賞罰行而號令信尤為先務是皆諸臣所嘗建明者國家之法羣臣有建明大臣有執奏建明或出於一人之長而執奏則核之以衆人之公建明或出於一時之論而執奏則

權之以經常之法誠使為大臣者積之以至誠持之以
悠久毋眩於浮言毋惑於小利惟一心一德以圖生聚
教訓之實如此而富強之業不成犁庭之師不舉者未
之有矣臣等所謂規為有漸而當馴致者此也是二者
皆本兵之寄而惟大臣以安社稷為悅者能之陛下中
興之烈遠邁前古天必生有壯猷元老以為之佐是在
該部知所以求之耳臣等不勝惓惓緣係乞慎擇本兵
以審安攘大計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蕭一和齎

捧謹具奏聞

議處鋪行疏

南京禮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
議定鋪行以蘇京城民困事臣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故朝廷建官寵之祿秩以厚養士之恩者凡欲以
阜民利而植其生焉耳況南京為國家根本重地民生
豐悴厥係尤重臣自到任以來竊見南京城坊生理蕭
條居民窮悴令苦於多門力疲於重役財竭於暴取蓋

自府縣里甲正差之外有匠役有夫差有養馬戶而又
有各項鋪戶之名自居積貨物以至傭賤小販自軍民
匠作以至單貧手藝凡在生理無弗占籍者中間尤有
一二行役陪累重難則以城坊衣食得過之家充應家
無貨物之儲官有鋪行之役是明知其有害於民而故
為之所以推富民而為貧耳故占籍纔及數年富者必
貧貧者轉徙臣因接管巡視九庫錢糧節據城坊鋪戶
告稱當季直月或因逃絕而扳幫貼或因陪累而乞均

攤或以消乏而求蘇豁或因重役而乞蠲省或勢豪抑勒乞求分理或年久無價乞行查給老疾疲曳孤孀焚獨號訴相繼及查陪累之費每一行役重則月計用銀數十兩輕亦不下數兩詢厥弊端皆原官府用一而不緩二積少遂至成多雖官府不自知也查據先該原任上元縣知縣程煥議有書冊最盡事情而當時部院撫按衙門未為着實推詳救正臣切惜之煥之議曰南京內府各監局物料皆上元江寧二縣鋪戶出辦是二縣

鋪戶為內府成造上用服色器皿而編也內府每年取
用物料本縣具申本府會同科道部司等官約期估計
查照各年成案參諸時估兩平無虧各行鋪戶亦知職
分當然自願出辦但先納料而後領價已為成規及已
納料而久不得領價滋成積弊挑運有腳錢之費起批
有紙筆之費進庫有茶果之費稱驗有秤頭之費一名
行頭三名走遞今日公務不收明日天雨不收守候有
盤纏飯米之費官遷吏滿書簿高架領價有查尋案簿

之費戶衆而物難齊路遠而至不速公差有驢子錢酒
食錢之費買求不語又有打點門役之費如其價之多
十分已費其二如其價之少所領不償其所費矣此則
物料有定數時估有定價鋪戶有定班猶可言也若夫
無名之派不已之徵無價之物料兼有前項諸費民又
何以堪之試以一二行論之如重紙鋪戶止應辦各衙
門公用紙劄衙門既多取用無時差重人少已不能勝
自二十一史之書成紙張數多印刷甚衆而乃加災於

鋪戶又有以公用之餘紙給鋪戶以追其價久藏之故紙發鋪戶以換其新交納之時又不免有前項諸費此重紙之所以困也如木柴每百斤價五分如木炭每百斤價二錢必得一百二十斤方足百斤之數自石城門以至正陽門西安門自下關以至太平門每百斤又該腳銀二分或二分五釐至於領價柴價三分四分炭價一錢五分或一錢夫民之於上也增其數而交上之於民也減其價而給此柴炭鋪戶之所以困也如松江江

陰之布嘉興湖州蘇州之絹臨清山陝之手帕氈褐出本地入南京價值自是不同今所領價或不及地頭之數至於南京紗緞取用尤多虧苦亦劇此各行鋪戶之所以困也夫天下州縣以一州一縣之軍民而奉一知州知縣今以上江二縣軍民而奉南京大小各衙門又以外縣而例京城又以土產而評物價衙門既多體統不一人自行法如之何其能勝之哉上江二縣取用物料有解批有申文有印信票皆申解內府供應上用而

五城兵馬司之所取無解批無申文又不用印信票乃
買辦各衙門私用之物料也總甲地方係兵馬司所管
轄各街鋪戶視五城為親臨故取物甚易而奉承亦多
此亦鋪戶之敢怨而不敢言者也臣嘗反覆程燦斯議
及查先任尚書霍韜湛若水給事中尹相亦嘗先後具
奏而皆施行未至積弊相沿日深一日今不為之疏滌
振刷立為經常可久之法以定上下之交而固民志豈
所以能邇人固邦本哉臣謹摠愚見列為六事乞勅戶

部轉行南京戶部備行各該衙門會同科道等官逐一
查議着實舉行庶幾南京之民有安土之望也愚臣不
勝懇切願幸之至緣係議處鋪行以蘇京城民困事理
為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官曹章齋捧謹具奏聞

一曰專職掌臣惟占籍鋪戶皆上元江寧二縣軍
民及外省寓居客商惟當隸之應天府及上江二
縣其餘衙門凡有事地方一應公用惟當移文二
縣令其辦送公給價值而私用不與焉此京官與

有司不同之體統也夫何積習相沿各衙門公私
日用拘擾不一有如程焄所議者二縣五城於民
最親官卑勢阻而自內外守備以及府部院寺科
道衙門又皆體統不相為屬事非專職難輒施行
故雖明知鋪戶之愁怨失所而莫有能為之司平
者亦勢然也合無今後鋪戶之籍隸之應天府而
歲命巡視錢糧給事中御史及巡視京城御史兼
察之遇有蹈襲前項積弊敢於虧擾鋪行及牙販

各役者許受害之人赴告准理並聽斟酌輕重查
論如給事中御史身自有違從都察院從重糾論
二曰定額取夫上之取於民也無常則下之給於
上也無盡吏書得緣以為姦而移易作弊之賄至
矣行頭得欺以為利而均攤小戶之擾行矣是不
可以不豫處也合無及今通行查議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自內府各監局以及部院卿寺等衙門自
成造修理供應起運以及祭祀料舉併一切非常

公用自紗羅綾緞以及紙劄顏料米荳柴炭各物料備查額數劑量會計開造數目備載由帖各給一紙與鋪戶永為遵守執照仍聽自立文簿一冊開載取用過數目以備稽查如此則行頭可以預知物料之有無而收買以待取小戶可以稽查數目之多寡而公派以均辦如由票所載及雖不載而係一時奉例坐取曾經科道有估計明文者許鋪戶依期供應如由票所無凡係私買私用之物

止許照依市價和買並不許二縣五城出票拘鋪
戶亦不許行頭分派小戶以科使用如此則市價
自平人戶自安矣

三曰省繁役照得南京衙門頗稱事簡然公用之
費或仍舊額而裁省未盡者亦有之如太常寺原
額歲用白糟七萬五千斤先年少卿歐陽塾在任
查減六萬斤僅用一萬五千斤耳舉太常寺而其
他衙門可知也守備衙門蘆洲歲課柴惟當名商

平價揀賣而乃拘擾牙販捉船輸納陪累不一舉
蘆柴而其他事役可知也在京法司多係犯人自
納本色紙張或令歇家代送南京各衙門亦各自
有常用人役如歇家門庫斗子之流雖非事體然
平價使之轉買以一衙門之人供一衙門之役猶
可也而乃並拘鋪戶其誰堪之南京禮部厯日紙
原自浙江解送今乃改從南京買辦然厯日紙張
式樣與他紙不同今之鋪戶猶憑商人於浙江抄

作也每百張原價一錢今減八分夫一分固中價也然自今冬買紙明冬領價該監有無名之徵經年有出息之累舖戶不重困乎舉重紙而其他物料可知也房料舖戶則苦於取非其有酒醋舖戶則苦於推課過重竹木柴炭舖戶則苦於輸運獨難舉此數行而其他舖行可知也是當逐一查議裁處所謂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者也

四曰慎估計臣惟錢物之登耗舖戶之休戚懸於

估計一事當會估之時雖曰多官各陳所見而執筆者給事中也市價之低昂雖長於商賈者有未盡知况儒生不言利事固其所易眩者也臨時據案任臆所裁寧無差乎合無今後每當估計該部豫於一月以前通查各估物料盡數開送庶得詳博詢訪至於市價一時暫有低昂而所需物料或積至一年二年以外方得完納運送艱難守候長久又或價值重多不免稱貸取盈皆當詳計昔劉

晏造船費常過倍豈惟務久遠以成功亦以詳體
悉而厚下耳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
損上益下非盜臣也而所司奉法不良務於減尅
以為能者其殃民斂怨罪有浮於聚斂者矣臣故
願司估計者慎之

五曰詳稽察照得各行上納物料未完不得給價
行之已久誠難別議今查得有已完納而經年不
得領價者又有該衙門素無錢糧雖欲處給而無

從者合無今後集議某衙門合用某物料則議給以某項錢糧條格一定具載成冊每一起物料完納之後該鋪戶則赴巡視錢糧科道報完如過期不給價者該科手本赴司行查候年終造報九庫錢糧文冊通行具本已完則止題知未完則加參論如此則稽察詳而無愆期小民有攸賴矣

六曰飭官常照得南京守備內臣公侯勲貴皆有常跟人役或係投充或由私占久慣撥置不畏法

度其他大小衙門亦各有積年皂隸盱眙築鵞循
習成風以抑勒賤買為舊規以需索打點為常例
雖禁之而不能止是宜備行南京都察院嚴加禁
約訪拿治罪如有上官聽信縱容不自愛惜者並
聽科道官指實叅論及吏部紀過以備考察此亦
中飭官常之一事也雖然是皆未盡乎拔本塞源
之論也各省府縣於民最親其上為兩司又其上
為撫按府縣擾民兩司得以正之兩司擾民撫按

得以糾之體統一而事權不分所謂指臂之勢順而易治惟兩京之官百司庶府雖有大小崇卑而皆謂之京官共惟君父之尊以為仰戴南京雖根本舊都然既違遠闕廷則下民之情勢難上達自與在京不同而又撫按之令有所不行又與外省不同臣愚竊謂南京庶務頗簡而官曹之制似猶有可議者夫建官不忘祖宗之舊而變通適夫時措之宜此廟謨道揆之事非小臣所敢與知也惟

聖明裁奪

陳情終養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奏為比例陳情乞恩終養事臣年四十七歲原籍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由嘉靖十四年進士初授直隸太平府蕪湖縣知縣繼陞今職臣以一介書生濫登科甲謬列諫垣荷茲天高地厚之恩是雖粉骨碎身豈能報答萬一但念臣不幸甫及髫年慈父見背賴母史氏撫摩教育以有今日臣母今

年八十有一止有二子長兄永秀見任湖廣長沙府長沙縣儒學教諭臣又叨任前職竊念臣母當此暮年朝不謀夕臣二子顧皆離親遠祿萬有他虞悔將何及每思至此不覺哽咽近於十一月初十日有家書報稱臣母得患瘧疾勢甚危迫朝夕念臣惟恐不得一見臣得此報不勝驚悸悲號幾至殞絕為此冒死比例乞恩終養此臣烏鳥之私至情之不可解者仰惟皇上以至孝治天下錫類臣工已非一日查得原任刑部尚書唐龍

原任南京刑部侍郎王煥原任巡視河道副都御史丁
湛亦嘗陳情乞歸終養俱蒙皇上憐允臣職雖卑至情
則一臣又查得唐龍等俱有兄弟在家侍養尚得各遂
所請以展孝思如臣兄弟二人俱蒙錄用別無以次侍
丁較之諸臣其情尤切況臣年力尚強圖報有日臣母
衰病侵尋餘生則有限矣若不披瀝血誠早乞歸養恐
將來無及寧不貽終天之恨耶伏望聖慈察臣衷悃勅
下吏部查照唐龍等事例容臣回籍侍親終養以少盡

人子報本之誠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緣係比例陳情乞
恩終養事理為此具本專差義男張春齋捧謹具奏聞

欽奉聖諭疏

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題為
欽奉聖諭事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該南京兵部准
兵部咨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題前事內
開清查冒濫一事必須審取各人陞授來歷充補緣由
委官磨對方可定擬合無比照正德拾六年事例將五

府所屬京衛并錦衣等親軍衛所官旗役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本部委官一員各會同催取文冊逐一清查將各官旗應存應革職級扣算註擬停當及各軍校革過姓名備細造冊奏繳中間若有事涉疑似難於去留及款內開載未盡應當減革者俱聽差去科道等官徑自擬議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各該京衛京營官軍力士匠役人等都依議撥差風力科道官照依奏內應存應革逐一清查停當奏報若事涉疑似難於去留的

着擬議奏請定奪其餘依擬行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
司查得咨內未見開有會同科道清查字樣理合請明
遵奉案呈到部合咨前去煩查南京各衛所官軍力士
本部應否委官會同科道官清查等因咨部送司案呈
到部看得南京兵部咨稱清查官軍力士未見應否會
同科道乞要請明一節為照京營京衛已奉明旨差有
科道官所據南京事體相同相應題請合候命下本部
移咨南京兵部定委本部屬官會同南京兵科及咨南

京都察院劄委御史一員照依款內事件逐一清查完
日造冊奏繳等因該太子太保本部尚書毛伯溫等具
題奉聖旨着照在京營衛一體差官查勘欽此欽遵備
行到臣會同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郭文翰南京兵部
委官職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王問謹遵奉聖諭款
內開載應查官旗人等會案通行南京錦衣等衛所及
五府所屬京衛查照各另造冊去後查得嘉靖貳拾叁
年正月內該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楊上林等題前

事內開除將洪武永樂年間皇親比照軍職事例照舊
不議及雖係皇親原有祖遺軍功難以議革者不開外
等因具題奉聖旨兵部看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該兵
部覆題前事內開國家之於軍功例與世襲崇報之厚
自古所未有也夫何自宣德以逮成化年間冒濫日甚
中間功次不明名為軍功而實無軍功或以他事例陞
本部嘉靖九年題准見行事例開載已明故遇襲替之
日俱已查革但未經襲替者未盡釐正今該科道等官

據理查出欲行請黃查對減革似亦相應但貼黃冊籍俱隸內府該監收掌非遇襲替遽難輕議等因題奉聖旨這奏內涇府人役照舊存留吳倫等但係王所陞授的都革了內係祖職軍功并緝捕陞級的俱待終身襲替查議其餘依擬行欽此欽遵臣等竊照南京事體相同仰遵明旨隨據南京錦衣等衛所各呈繳造完官旗軍校力士文冊到臣等又經弔取應查貼黃并旗軍校尉力士文冊及各該食糧冊卷逐一清查除將洪武永

樂年間皇親及軍職并各功次不明相應聽候襲替查
黃改正者照舊不開外其宣德以後相應減革官旗南
京錦衣等衛所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總小旗校尉力士
郝承恩等二百五十員名內不由軍功傳乞加陞官徐
天賜等三員不由軍功納粟加陞官姜舟等三員皇親
有無世襲字樣冒襲輩數官王楠等一十一員軍職有
功越陞越襲冒襲職級官董茂等八十四員武舉中式
加陞官郝承恩等二十一員年力已衰官旗王鐸等一

百一十五員名又查得南京錦衣等衛年老校尉力士
李細佛等一十三名臣等公同詳審將前項冊卷重覆
磨勘相同照例議擬明白合行備細開坐造冊奏繳外
照得南京各衛所官旗祖宗以來額定員名中間累有
故絕又子孫襲替之日歷年將功次不明者照例查黃
減革其南京錦衣等上侍衛分名額僅存事權輕簡各
官子孫止沿祖職照常襲替亦無做工并緝捕盜賊捉
獲妖言等項功次冒濫陞授各衛官旗實支俸米數目

比照成化年間已減三分之一與在京衛分大不相同
臣等奉例查出應減革官旗果係冒濫人數逐一註擬
不敢妄及一人以辜國家崇德報功之盛典負皇上省
費節財之實心也第恐各該人員心存覬覦力可夤緣
抗違明旨重覆奏擾者不無有傷國體伏乞皇上秉明
持斷勅行該部恭送法司問罪庶得固塞倖途肅清軍
職仁義並行衆心允服矣緣係欽奉聖諭及奉欽依着
照在京營衛一體差官查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千戶朱相齋捧謹題請旨

乞優假言官疏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奏為乞優假言官以圖補報以重根本事臣等伏見邸報該南京禮部尚書某題為申明體制以明體分事內援禮儀定式官員相遇迴避有等以給事中不避尚書轎為犯分者臣等惶悚不知所云伏念臣等俱以讀書學禮拔身草茅廁名科第復叨聖恩備員言責待罪留都敬畏之心深

惟自勗孤危之跡止結上知豈敢犯非其分處非其據
驟而與大臣抗顧惟斯禮其相承已久蓋自國初以來
未之有改也苟非國初之舊則誰能作意以凌節居其
所不避誰肯降尊以就卑安其所不甘故在於臣等則
有所受矣前之所無不敢為也前之所有不敢廢也大
臣以為是固然而不愧於屈也臣等以為是固然而不
嫌於傲也故老多存風流不泯目擊耳聞追論前故有
以為起於近日者乎事非起於今日何前此之無所議

也臣等不敢妄說以瀆聖聽顧以設官之意考證當今之職則知累朝之所以優假言官者亦必有故矣夫禮有經制有會通經制以定其則會通以度其衷禮之所以不廢也禮儀定式約民以經也因事而立法隨時而制宜則在聖祖時固已多所更定不能守畫一以膠故常矣臣等以為品級之不恒拘體統之或相借是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夫六科陛下之近侍官也耳目之所寄也自唐而宋率隸諫官於中書門下省是假大臣以搏

擊之具也祖宗設官深鑒斯敝裁兩省而不立並建六科而無所隸夫職無所隸則其體必伸趨走迴避是屬吏事官長之體而乃以責之天子之近侍乎如必以七品為拘則其所犯蓋不特一行道之故矣引選文武職官胡為而與尚書侍郎同赴御前請旨選用也處置禮儀邊務事關大體者胡為而奉旨會議也舉用文武大臣胡為而奉旨會推也三法司鞫問罪囚胡為而奉旨同問也陪祀分獻於大祀胡為而許也侍宴於殿上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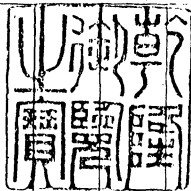
儀於經筵胡為而與也吏部堂上官胡為而赴科附簿也各衙門堂上官胡為而赴科批押也是其體統之相借直與堂上官同之蓋我朝之重斯職付之以耳目之專則聰明無所壅蔽借之以體統之重則志意得以展舒在廷之臣皆安之不問以其官卑責重為異也至於南京之六科於此皆無之非其官之殺也務不得不簡也然設官之初意則固無貳也又何七品之拘哉臣等又聞六科之在京師其體亦有存者選官之禮是也吏

部尚書南向而坐侍郎坐於東吏科都給事中坐於西
皆北向是與尚書對侍郎並也至於武選則又躋而與
尚書列亦何拘於七品之體乎臣等以為某之於禮儀
定式亦有不能行者侍郎三品也布政使從二品也坐
某於堂跪布政使於下曾何以品級乎此猶有內外也
公侯駙馬三品所宜避也某果避之否乎故臣等以為
品級之不恒拘體統之或相借是會通以行禮也臣等
亦不敢申其一己之私說以取重於卿士間且避不避

於臣等無所加損獨以南京為祖宗根本重地陛下端拱而南向制之使不假臣等以體統之舊以養其敢言之氣而使其望風奔走若為大臣之屬吏者然則將委靡退縮無以自振其究也巨寮勲貴有勢重而不可反意得而無所顧深為壅蔽以欺妄密為弄畧以中傷而甘心以逞者矣宋臣蘇軾有云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伏望陛下少察此言許臣等

無廢其舊不以臣等之不賢而遂棄百七十年之恒守
則後必將有為國家折姦臣而救內重者某平日號為
稽古博學豈不知臺諫之重為聖朝盛事顧以剛愎之
資偏狃之性每違衆以立說而近日之所處復有不厭
衆心者扈聖駕而縱宴遊忘敬君之誼掌選法而私鄉
里之無我之公薄曹南之拂其初則假是以宣鬱恐言
官之議其後則先是以籍口夫是以輒進是說也伏願
陛下少垂察焉下臣等奏於禮部都察院并議而聖斷

焉臣等幸甚臣等不勝戰懼祈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
辦事吏王臣齋捧謹具奏聞



張莊僖文集卷二